DS
735
A2Y86
1771a
v.4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0/62
ASIAN COLLECTION

是時宋政雖衰國體未損書法於來聘諸例自當仍從續綱目原文至靖康以後稱姪稱臣幾與石晉事遼無異既自失其一統之尊豈可復拘內外之說則



宋

徽宗皇帝

己亥宣和元年。春正月。詔更寺院爲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于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爲仙人大士。僧爲德士。易服飾。稱姓氏。寺爲宮院爲觀。改女冠爲女道。尼爲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明年。始復寺院額。及僧號。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尼瑪哈議。遣李善慶。渤海人。及索都完顏部人。按索都。舊作散覩。今改。後仿此。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

宋在所應貶改書正所以深戒建中立極者慎毋失其統也

宋與遼和好已久無端而敗盟窺隙其設心已不可對人況遼之傾覆由于政治廢弛上卒解體徽宗不于此覘之而輕信讒言妄

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遼人降宋者。王瓌子。師中。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用詔。決難行也。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且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黼賜第城西。徙居之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于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諜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

幸其主有亡國之相竊繪以歸抑亦末矣若云相果可憑則五國播遷豈無先幾之見是時宋之國事自非徽宗曷不返而自鑒乎

陳堯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于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占城入貢

占城自周顯德中始入貢。其後朝貢不絕。然與交州相近。互相侵擾。至是封為王。後每遇恩。輒加封邑與交趾均矣。

三月。以馮熙載（字彥為。衢州西安人。）為中書侍郎。范致虛（注見前。）張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人。）為尚書左右丞。

致虛自右丞進左丞。半歲以母喪去位。（事在八月。）後年餘。起知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方用師圖燕。致虛謂邊釁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惡其懷異。復聽終喪。（考宋史。致虛阻伐燕之議

在起知大名時續綱目敘于母喪去位之前非是今據致慮本傳改輯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在震武城北敗走夏人追殺之

童貫使劉法取朔方法不欲行彊遣之乃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克舊作察哥今改率步騎爲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兵饑馬渴死者甚衆法乘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蓋朱𡸁方輿紀要在湟鄯爲一負擔軍夏制負擔一人爲一抄負擔者隨軍雜役也斬首而去貫隱其敗以捷聞察克見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于古骨龍仁多泉吾嘗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乘勝圍震武震武在山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城三歲知軍李明孟清皆爲夏人所殺至是城又將陷察克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

夏四月丙子朔日食

龍本神物變化屈伸往來皆得自由若爲犬而圂於市肆至人將取食尚不能騰擧而去所謂昭昭之靈若在既已非龍又安能爲害京潦之災或會逢其適耳此與洛陽黑眚及女子生鬚皆不足盡信夫以徽宗昏亂即無災異亦必亡國作史者因宋運月替遂據一時訛言以爲五行災異之徵亦好奇而不知失之誣矣

五月。京師大水。

京師茶肆傭晨興。見大犬蹲榻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郎唐恪字欽叟。錢塘人。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所以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思所以消復之。今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監南劍州沙縣稅務。

六月。夏人來。詔童貫罷兵。秋七月。以貫爲太傅。

闕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

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廹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延安帥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貫爲媼相。

遼遣使册金主爲東懷國皇帝。金主不受。

遼遣耶律訥格舊作奴哥。今改。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訥格復至金。金使呼塔噶舊作胡突衮。今改。後倣此。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册用漢

徽宗寵任蔡京一門並居華要乃至廝養濫竊高官

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凌噶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秋八月。金製女真字。

女真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固新依仿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行之。後復製女真小字。謂固新所製爲大字云。

九月。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絛儵。及攸

媵妾亦膺封號雖漢唐宋造亦未聞有此在昔藝祖幸趙普第禮視家人當時草昧君臣尚不妨畧分且或別寓深心後世豈可引以爲法乃蔡京以主婦上壽稚子牽衣公然見之謝表瀆上悖禮持大義者乃且非而笑之史冊乃謬爲實事無識亦甚矣

子行。皆爲大學士。鞗尚帝女茂德帝姬。帝時改公主曰帝姬。家人厮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爲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畧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醻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卻。蓋實事也。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著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詼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于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爲家。太平爲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

深納之。帝令苑囿皆倣江浙爲白屋。不施五采。多爲村居野店。乃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爲不祥之兆。

冬。十月。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

十一月。以張邦昌王安中爲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爲中丞。因論蔡京罪爲帝所知。至是。張邦昌自右丞進左丞。安中遂代爲右丞。

十二月。帝數微行。竄秘書省正字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于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切諫。畧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廛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于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爲腹心。離則爲楚越。畔服之際。在

于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疏成。奏之。怡然就道。

召楊時爲秘書郎。

時浮沈州縣四十餘年。時歷知瀏陽。餘杭。蕭山。諸縣事。皆有惠政。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

張觷果以方正自矢即不肯倚附權奸薦者誠不相知無難守匹夫之志何不獲辭之有旣受京招其操特已可概見且始用詭詞以聳聽繼相傾倒以締交更難言入羣不亂矣至其所抗慨而談仍不過空言無補薦一楊時豈遂足掩其趨炎之辱乎

先生。至是。福州進士張觷字柔直侯官人方到部。蔡京延訓其子弟。京求善訓子弟者。或薦觷。觷辭不獲。乃即館。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問。觷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發。必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乃可逃死爾。諸生大驚。亟以告京。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觷。深與傾倒。觷抗慨謂京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布列內外。以分理庶務。庶幾猶可及耳。京叩其所知。遂以時對。京因薦之。會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乃召為秘書郎。

庚子

二年春。正月。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怪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

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怨。始不樂。而靈素愈恣橫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帝怒。以靈素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察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命下而靈素已死。遺奏至。猶以侍從禮葬焉。

二月。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意。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爲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之地。中書舍人宇時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王黼斥爲腐儒。時遂求去。又有安堯臣者。上書言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隙。狼子蓄銳。伺間以逞其欲。此臣所

日夜寒心也帝頗然之欲授以官。然竟爲羣姦所沮。與時字仲道卭州人安堯臣惇族子。

三月遼復遣使如金議册禮金主不許。

先是遼遣蕭錫里舊作習泥烈今改。持册稾如金。金遣烏凌噶贊謨持册副本報遼。遼以金所定大聖二字與先世稱號同。遣錫里往議。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詞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兵。乃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備器械。將以四月進師。令色格爾舊作斜葛今改後仿此。留兵一千鎮守。多昂摩金主異母弟按多昂摩舊作闍母今改後仿此。以餘兵來會于渾河。和議遂絶。

夏五月。金侵遼上京。留守耶律托卜嘉以城降。

金主自將攻遼。以遼使蕭錫里宋使趙良嗣從。遣降者

宋政壞于門戶京攸至父子為仇敵則倫理絶矣遽起而握手診視即强坐其父以體有不適攸之惡幾與梟獍等尚得齒于人類

馬乙持詔諭城中。使速降。遼主方獵于瑚圖哩巴山。金史地理志。撫州有瑚圖哩巴山。撫州地在今蘇尼特。按瑚圖哩巴山。舊作胡土白山。今改。後倣此。聞金舉兵。命耶律博碩布舊作白斯不。今改。等選精兵三千以濟師。

五月。金主進攻。且謂錫里趙艮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卜去就。遂臨城督戰。諸軍鼓譟而進。自旦及巳。多昂摩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托卜嘉以城降。艮嗣等奉觴為壽。皆稱萬歲。金主乃還。

六月。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攸別居賜第。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攸甫入。遽

平診兒之臂而奪之食已爲悖德攸乃以疾罷其父則亦孰不可忍絛爲厥輩蔡京而任其子相傾軋旣昧移孝作忠之義且視綱常澌然而不知維持尚何以爲國乎

起握父手。爲診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卽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兒欲以爲吾疾而罷我耳。閱數日。果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仍朝朔望。

秋。九月。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續綱目。係于八月。今從宋史。及東都事畧。改書。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遼史地理志。以燕分野爲析木之津。故名。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亦曰千里松林。在今克什克騰西南。遼史地理志。上京臨潢府。有平地松林。克什克騰。遼臨潢府地也。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貝勒借良

與遼而謀及歲幣已屬操縱由人無能可卧但遼宋自澶淵講好以後歲幣交納百有餘年未聞以五十萬之多國用遂形匱乏而兵戈既起科斂繁興計日出算之六千二百萬免夫錢之一千七百萬與五十萬孰多孰少乎又況遼幣雖廢金幣旋加所謂五十萬者仍在復益以代稅一百萬緡厭多藝而賄轉多是失算之中更爲失算而危亡之憂即因之以興爾時君若臣尚自詡爲得計

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討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勒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時貫與蔡京力主燕議。熙河鈐轄趙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起釁。萬死不足塞責。貫不悅。鄭居中亦謂蔡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耳。居中曰。漢世單于歲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一千八百八十萬。與本朝孰爲多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稍寢。

趙隆。字子漸。秦州成紀人。

冬十月。戊辰朔。日食。

加內侍梁師成祥符人。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寖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

誠可笑抑亦可憐矣

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令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以翰墨爲已任自言蘇軾出子時天下禁誦蘇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稍出四方儁秀名士師成必招致門下合意者輙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爲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侍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淸溪今嚴州府淳安縣唐曰淸溪宋改淳化後改今名民方臘世居縣堨

村。詭左道以惑衆。初唐永徽中。睦州女子陳碩眞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臘因得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洞。梓桐洞在淳安縣。今日梓桐鄉。幫源洞。亦日青溪。宋後改名威平。在淳安縣西。皆山谷幽險處。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臘有漆園。造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吳中困于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字志宏。南劍州沙縣人。進詩諷諫。帝不聽。放肅歸田里。勔益橫。臘遂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朱勔爲名。趣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爲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弓矢介冑。惟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訹。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入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卽斂手聽命。不旬日。聚衆至數

萬。兩浙都監蔡遵顏坦擊之。皆敗死于息坑。亦曰重坑山在淳安縣東。

十一月。余深罷。以王黼爲太宰。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爲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黼遂爲少保太宰。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四方翕然稱爲賢相。及拜太宰。遂乘高爲邪。多蓄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十二月。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爲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

臘攻陷清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三國吳縣。今屬嚴州府。富陽。本漢富春。晉改名。今屬杭州府。諸縣。進逼杭州。知州趙震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

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得官吏。必斷臠支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于是凶焰日熾。附者益衆。東南大震。淮南發運使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上言。臘衆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臘分兵陷婺州又陷衢州知州彭汝方罵賊死又進犯處州守貳皆遁走縉雲尉詹良臣率數十人出禦爲賊所執誘降不屈亦死之　彭汝方字宜老汝礪弟詹良臣字元公睦州分水人處州本隋括州唐改名今爲府屬浙江縉雲唐縣今屬處州府

眞臘注見前八頁。

宣和時東南疲敝已極其勢固如拯溺救焚徽宗苟灼知興革之宜即當降詔竟行乃以幺麽宦豎輙付便宜且令其竟稱御筆行事太阿倒授莫甚于斯他日蔡京梁師成之習仿帝書擅傳詔旨皆從此效尤耳

眞臘于政和中始通中國至是遣郎將來覲詔封其主金裒賓深爲國王恩比占城

辛丑 三年春正月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貫之行也帝付以東南之事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二月罷方田及州縣學三舍法

詔開封府及諸路仍以科舉取士省宗學辟雍諸路提舉學事官

淮南盜宋江掠京東諸郡知海州張叔夜（字嵇仲。耆之孫。）擊降之。

宋江起爲盜。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言。江才必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江聲言將至海州。知州張叔夜（續綱目。宋元通鑑。皆作命叔夜知海州。在侯蒙卒後。考叔夜本傳。叔夜爲蔡京所忌。出知海州。事應在前。今改正。）使間者覘所向。江徑趨海濱。刦巨舟十餘。載鹵獲。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伺兵合。舉火焚其舟。賊聞之。皆無鬭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賊。江乃降。

遼都統耶律伊都（一名伊都古楚。伊都。舊作余覩。伊都古楚。舊作余都姑。今改。）叛降金。

遼主諸子。長晉王阿哷罕（舊作敖盧斡。今改。）次秦王定。次許王

寧。遼史天祚紀。天祚四子。長趙王錫里。次晉王阿咾罕。今考皇子表。晉王第一。趙王第四。又尚有燕國王塔魯。梁王雅里。六子非四子。本紀不足據。而續綱目因之。今依表改輯。塔魯舊作撻魯。今改。晉王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後。所生。積有人望。女眞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疎斥。文妃作歌諷諫。歌凡二首。其第一首。有直須卧薪嘗膽兮。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兮。夕枕燕雲之句。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小字錫衮。舊作師姑。今改。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達哈拉。舊作撻曷里。今改。妹適耶律伊都。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伊都達哈拉等。謀立晉王。遼主遂誅蕭昱達哈拉等。而賜文妃死。伊都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

于金。遼主遣蕭錫默舊作遐買。今改。等。將兵追之。及諸閭山縣。遼置。屬興中府。故城在今土默特右翼。錫默等謀曰。主上信蕭奉先。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伊都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伊都。他日吾黨皆伊都也。遂縱之。而以追不及還報。

伊都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伊都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

夏。四月。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先是。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寇秀州。統軍王子武固守。會貫引大軍至。合擊敗之。賊還據杭。既而貫前鋒至青河堰。即今清湖閘。在杭州府仁和縣北。臘焚官舍府庫民居。遁還清溪。諸將劉延慶。王禀。王渙。楊惟忠。辛興宗。王淵。字幾道。熙州人。等相繼至。盡復所陷城。四月。貫等合兵擊臘于幫源洞。臘

衆尚二十萬。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莫知所入。王淵裨將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洞口。掠爲已功。併取臘妻子及偽相方肥等五十二人于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送臘京師。斬之。臘之起。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裸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詔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尋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五月。大蝗。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本名揚庭。字寓王。越州山陰人。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

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謫黃州安置。

閏月。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于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妄爲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于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爲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秋。七月。黑眚見。考禁中黑眚。宋史五行志無日月可紀。惟洛陽黑眚。徽宗本紀附書是年七月之末。續綱目直書秋七月。黑眚見于禁中。似屬無據。今但書黑眚見。依宋史先載洛陽訛言之事。而以禁中黑眚附見焉。

洛陽民間訛言有黑眚如人或如犬夜出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謂之黑漢二年乃息又禁中有黑眚大如席元豐末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或爲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怖宣和末寖少而亂作

九月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租賦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于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不得蠲免擢公

才爲觀察使。至是戮死。以内侍李彥繼之。彥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劵皆不省。魯山（注見前。）闔縣。盡括爲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輗間。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前執政冠帶操笏。迎謁彥馬首。彥處之自如。所在倨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于帝者。梁師成適在旁。抗聲曰。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不敢復言。

冬十一月馮熙載罷以張邦昌爲中書侍郎王安中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爲尚書左右丞

邦彥本銀工子俊爽美風姿爲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猥鄙事應對便捷善謳謔能蹴踘每綴街市俚語爲詞曲人爭傳之自號李浪子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擢翰林承旨進右丞

十二月進封廣平郡王構帝第九子韋妃所生爲康王

壬寅四年春正月金克遼中京遼主延禧殺其子晉王阿咾罕走雲中

耶律伊都之奔金也尼瑪哈言于金主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宜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

主用其策。以舍音都統內外諸軍。普嘉努尼瑪哈斡布金主庶長子。後改名宗幹。按斡布舊作斡本今改。斡喇布。舊作斡离不今改。博勒郭舊作蒲盧虎今改。等副之。耶律伊都為鄉導。至是薄中京。遼兵不戰而潰。進下澤州。遼置本漢土垠縣地故城在今喀喇沁右翼南。遼主方獵鴛鴦濼。在今赤城縣西北。宣鎮志。自遼金來為飛放之所。伊都引洛索奄至遼主憂甚。樞密使蕭奉先曰。伊都此來。欲立晉王阿咾罕爾。若為社稷計。不惜誅一子。可不戰而退。會耶律薩巴舊作撒八。今改。等。復謀立阿咾罕。事覺。遼主召樞密使蕭達爾丹字吉林。孝先孫。達爾丹。舊作得里底。吉林舊作紀鄰。今改。等議曰。反者必以此兒為名。若不除去。何以獲安。達爾丹唯唯。遼主乃遣人縊之。或勸阿咾罕亡。阿咾罕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

之節。遂就死。遼主素服三日。耶律薩巴等皆被誅。阿咾罕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伊都引金兵逼遼主行宮。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濼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注見前。

二月。管勾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力加保養以待將用。至是卒于楚州。

三月。金襲遼軍。遼主延禧走夾山。方輿紀要。在古雲內州北。雲內州。遼置。故城在今烏喇特西北。

金尼瑪哈敗遼奚王于北安州。遼置。金曰興州。故城在今熱河南喀喇河屯。拔其城。遣圖新略近地。獲遼護衛錫默。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舍音曰。遼主窮迫。若失機會。則事難圖矣。舍音意未決。斡布勸從之。舍音乃出青嶺。方輿紀要。在開平廢衛西南。即大青山也。尼瑪哈出瓢嶺。在青嶺北。期會于羊城濼。方輿紀要。在大同府東北邊外。遼主在雲中。以金兵爲憂。蕭奉先猶言女眞雖能攻我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及聞金師將出嶺西。遼主遂趨白水濼。在大同府北。尼瑪哈以精兵六千襲之。將近行宮。遼主計不知所出。遂乘輕騎入夾山。始悟蕭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汝何益。恐軍心忿怒。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

耶律淳任居肺腑。曩者章奴煽誘。似亦能以大義自持。及倉猝擁戴。頓改初心。前後絕不相類。蓋其蓄念覬覦。已非一日。始見遼主兵威尚勁。故未敢輕肆狡謀。迨沙漠播遷。妄意興復無期。遂乃安心僭竊。其後聞故君傳檄。驚振隕身。蒙亂臣之名。爲天下僇。雖噬臍何及乎

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軍。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並賜死。（蕭達爾丹自知不免。亦絕食死。）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析津人。）等。以耶律淳稱帝。遂廢其主延禧爲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即和勒博續綱目誤分二人。說詳後。）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眞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達什。（字重德。遼太祖八代孫。嘗官翰林承旨。遼國語謂翰林爲

林牙亦稱達什林牙。達什舊作大石今改。左企弓。字君材。薊人。虞仲文。字質夫。武州寧遠人。曹勇義。廣寧人。康公弼。字伯起。宛平人。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爲德妃。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達什。遙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中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

金克遼西京。

金人攻西京大同府。遼耿守忠救之。尼瑪哈杉哩庫幹布等繼至。尼瑪哈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大敗。其衆殲焉。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童貫聞金數敗遼兵。乃乞舉兵以應金。鄭居中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爲兄弟之邦。然百餘年來。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眞必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爲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于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

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遣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諭幽燕。攸童騃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日。二美嬪侍帝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勿責。朝散郎宋昭上書。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于塗炭之中乎。疏上。除昭名。編管海南。

夏四月。置補完校正文籍局。

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未見秘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遺逸。命建局以補完校正爲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淸樓。一置秘閣。

金取遼東勝諸州。東勝州遼置即唐東受降城地注見前。獲阿蘇以歸。

金洛索等畧定東勝諸州。獲阿蘇。軍士問之曰汝爲誰。曰我破遼鬼也。執送金主。金主杖而釋之。

五月。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种師道爲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濮州甄城人。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爲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注見前。耶律淳聞之。遣耶律達

童貫高陽關之役造次指揮師道阻其輕進自屬老成之見但業已交鋒勢惟有進無退豈可逆料其必敗豫戒軍人爲退逃計宿將統師固當如此示怯耶至云人持巨梃自防賴不大敗尤荒唐可笑試思一梃之利孰與五兵設當轍亂旗靡時長戟短戈尚不足支而欲恃木梃以禦敵更不然矣紀載之不足信大率如此



什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梃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卹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與之和。貫不納。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溫伏誅。

淳寢疾。聞遼主傳檄。合諸蕃精騎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北南面大臣議。而

李處温蕭幹等有迎秦王拒湘陰王之說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温等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爾復何面目相見邪已而淳疾自知不起密授處温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意將屬以後事及蕭幹等召執政入議處温稱疾不至陰聚勇士爲備給云奉密旨防他變淳死蕭幹等乃立淳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遥立秦王定爲帝蕭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謚淳爲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于燕西之香山幹以后命召處温至以時方多難未即加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温父

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土。北通于金。欲爲內應。事覺。后執處温問之。處温自陳有定策功。后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何功之有。并數其前罪惡數十。處温無以對。乃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皆爲宰相數月間所取也。

夏人救遼。金襲敗之于宜水。在榆林府東北邊外。

夏主使李良輔將兵三萬救遼。金將斡魯洛索擊敗之于宜水。追至野谷澗。在宜水西。水暴至。夏人漂沒者不可勝計。

秋七月。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爲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

度使劉延慶爲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遘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饋餉。遘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爲東南七路之害。

八月。金襲遼延禧于錫訥圖。地名。方輿紀要。在大同府西北邊外。按錫訥圖舊作石輦鐸。今改。後仿此。延禧敗走。

遼主既失西京及沙漠以南。遂奔于鄂索勒。遼史國語解。地名。按鄂索勒。舊作訛莎烈。今改。後仿此。金舍音使斡喇布言于金主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諸將望幸軍中。金主從之。既而聞遼主在大漁濼。亦曰魚兒濼。在古興和城

EAST ASIAN LIBRARY



西興和城遼撫州也元曰興和路故城在今張家口外鑲黃旗牧廠西南。乃自將精兵萬人襲之晝夜兼行追及遼主于錫訥圖軍士至者才千人。遼兵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耶律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也斡喇布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矣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副統軍蕭特烈字額敦溫要尼溫汗宮分人額敦溫舊作訛都椀溫汗舊作注可汗今並改。諭軍士以君臣之義士皆殊死戰遼主謂斡喇布兵少必敗與妃嬪登高阜觀戰伊都指遼主麾蓋以示諸將斡喇布等遂以騎兵馳赴之遼主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斡喇布等還金主曰遼主去不遠盍亟追之斡喇布追至諤勒鍇圖在錫訥圖西舊作烏里質鏁今改。遼主棄輜重而遁蕭特烈被執。

九月。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金人聞童貫舉兵。恐南朝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冬十月。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

童貫遣劉延慶郭藥師。將兵十萬出雄州。以郭藥師為

鄕導。渡白溝。延慶軍無紀律。藥師諫曰。今大軍拔隊行。而不設備。若敵人置伏邀擊。首尾不相應。則望塵決潰矣。不聽。至良鄕。遼蕭幹率衆來拒。延慶與戰而敗。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之。請令公之子三太尉。即劉光世。字平叔。延慶次子。以五千人策應。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楊可世與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盧溝。倍道而進。質明。常勝軍帥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燕城東南門。以入。藥師等繼至。遣人諭蕭后。使趣降。蕭后密報蕭幹。幹舉精甲三千還燕巷戰。光世渝約不至。藥師失援而敗。與可世棄馬縋城而出。死傷過半。世宣死焉。延慶營于盧溝南。幹

分兵斷餉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曰。吾師三倍漢軍。敵之有餘。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左右翼爲應。舉火爲期。殲之無遺。旣言。乃陰逸一人歸報。延慶聞而信之。明旦見火起。以爲敵至。即燒營遁。士卒蹂踐死者百餘里。幹因縱兵追至涿水而去。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知宋之無能爲。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尋加武泰節度使。

以蔡攸爲少傅。判燕山府。

十一月。金人來議燕地。十二月。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及平灤等州。續綱目作不思營平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其說蓋本長編王應麟曰劉仁恭無割地遺契丹事四夷附錄云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唐亦無灤州王氏之說如此再考遼史地理志灤州永安軍本古黃落城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為形勝之地以遼史合之王說則長編所云殊不足據而續綱目諸書因之今據宋金二史紀傳及表俱不載宋求得三州事惟東都事畧金國附錄云趙良嗣至金金主欲得燕京租稅而不議平灤等州因即採此改輯而削去劉仁恭獻地契丹之說既而王黼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普嘉努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今直隸遵化州遼于此置景州餘注俱見前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偕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

EAST ASIAN LIBRARY

詗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即唐天德軍注見前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蕭后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度關而南遼統軍都監高陸舊作高六今改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自南門入使尼楚赫洛索陳于城上金主次城南遼宰相左企弓參政虞仲文康公弼樞密使曹勇義張彥忠劉彥宗字魯開宛平人等奉表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后自古北口趨

EAST ASIAN LIBRARY


天德。于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
且獻遼俘。

萬歲山成。更名曰艮嶽。

山作于政和七年。至是始成。帝自爲記。以山在國之艮位。改名艮嶽。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亭曰介亭。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蕚綠華堂。書屋。八仙館。紫石巖。棲眞嶝。攬秀軒。龍吟堂。山之南。則壽山兩峯並峙。有鴈池。噰噰亭。山之西。有藥寮。西莊。巢雲亭。白龍沜。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半嶺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關。關下有平地。鑿大沼。沼中有兩洲。東爲蘆渚。亭曰浮陽。西爲梅渚。亭曰雪浪。西流爲鳳池。東出爲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有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雪廳。復由嶝道上至介亭。亭左復有亭曰極目。蕭森。右復有麗雲亭。北俯景龍江。引江之上流。注山間。西行爲漱瓊軒。又行石間。爲煉丹凝眞觀。圜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及清斯閣。北岸有勝筠庵。躡雲臺。蕭閒館。飛岑亭。支流別爲山莊。爲回溪。又于南山之外爲小山。横亙三

其地之歸宋者不過六七空城尙以求而得非有威德致之何足誇耀以爲盛事且邊地北增與湖石南來何涉而以美名附會幷錫侯爵以示神奇適足爲有識者嗤鄙耳

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而景龍江外諸館舍尤精。其北又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閶闔門爲複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大抵四方怪竹奇石。悉聚于斯。亭臺樓觀。日增月益。殆不可悉數。初。朱勔于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毁堰折牐。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錫爵盤固侯。爲亭以庇之。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後以金芝產于萬壽峯。乃復更名壽嶽云。

戸部獻是歲民數

時天下分爲二十六路。元豐中。析天下爲二十三路。曰京東東。西。曰京西南。北。曰河北東。西。曰永興。曰秦鳳。曰河東。曰淮南東。西。曰兩浙。曰江南東。西。曰荆湖南。北。曰成都。曰潼川。曰利州。曰夔州。曰福建。曰廣南東。西。崇寧四年。增置京畿路。至是又置燕山雲中府路。共二十六路。京府四。東京開封。西京河南。北京大名。南京應天。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戸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

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理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癸卯　五年。春正月。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和勒博自稱奚帝。考遼史天祚紀。都統蕭幹謀立耶律淳。而紀末附書淳事。則作奚王和勒博議立淳。又和勒博傳。所載皆幹事。再考東都事畧。遼國附錄則作蕭幹。而徽宗本紀。則作庫里布。庫里布。乃和勒博轉音之訛。而紀所載詔書。又皆言蕭幹事。蓋蕭幹即和勒博一人而兩名互見。史家未經刊定。及考金史和勒博傳云。奚有五世族。世與遼人爲昏。因附姓舒嚕氏。舒嚕遼后族。後改蕭氏。而和勒博一名翰翰。即幹之轉音。是知和勒博。乃奚之附姓舒嚕者。從其本族。則稱和勒博。從其附姓。則稱蕭幹也。續綱目不加考核。誤分爲二人。一于正月。一于八月。皆書自稱奚帝。又皆書爲郭藥師所敗。歷考三史。並無兩人同稱奚帝。郭藥師傳。亦並無兩敗奚人之事。續綱目所書殊繆。今詳核三史改正。而其名則從本史。于立耶律淳書蕭幹。于稱帝則書和勒博。按庫里布。舊作蕪离不。今改。

先是。燕京既破。和勒博自古北口出奔。至盧龍嶺。即盧龍鎮。

方輿紀要。永平府北有盧龍鎮。土色黑而山形似龍。或曰。即古盧龍塞也。遂留至是會諸奚吏民及渤海軍印箭笴山。在撫寧縣東北今亦名茶盆山自立為奚國皇帝。改元天復。設奚漢。渤海。三樞密院。改東西節度為二王。分司建官。遼主命都統耶律瑪格舊作馬哥今改正討之。

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答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用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租稅者。尼瑪哈曰。若不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于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一

EAST ASIAN LIBRARY



郭藥師留守涿州遼人方倚爲鎖鑰乃當宋兵壓境不知力禦雄城轉萌弋取

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偕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覲。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于後園延春殿。藥師拜庭下泣言臣在虜中。聞趙皇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褒稱之。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藥師變色言曰。天祚。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

金印之心邊爾舉地投宋其不忠于遼惡亦稔矣徽宗使之覘取天祚本屬失言藥師涕泣辭避聊以飾其叛降之迹非果天良未泯也徽宗輒許其忠愛而欺而不覺豈知狼子野心他日復遭其反噬乎

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以賜。藥師出。諭其下曰。此非吾功。汝輩力也。即剪盆分給之。加檢校少傅。遣歸鎮。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呂頤浩。字元直。樂陵人。徙齊州。

金以遼平州為南京。命張瑴宋金二史作覺平州義豐人留守。瑴仕遼。為遼興軍節度副使。遼主之走山西也。平州軍亂。殺其節度使蕭遹里。瑴撫安亂者。州民推瑴領州事。耶律淳死。瑴知遼必亡。乃籍壯丁五萬人。馬千匹。練兵為備。蕭后遣時立愛字昌壽。涿州新城人。知平州。瑴拒弗納。金人入燕京。訪瑴情狀于康公弼。公弼曰。當示以不疑。金人

EAST ASIAN LIBRARY


乃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穀臨海軍節度。仍知平州。既而尼瑪哈又欲先下平州。擒穀。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穀厚賂公弼。使還言于尼瑪哈曰。彼無足慮也。乃升平州爲南京。加穀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

二月。遼延禧追廢淳爲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遼史營衛志。遼內四部族。曰要尼九帳族。曰橫帳三父房族。曰國舅帳。巴里伊蘇濟勒族。曰國舅部族。蕭后來見。遼主殺之。追降淳爲庶人。除其屬籍。而赦其黨。

三月。遣使如金。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

左企弓身爲遼相任守燕重寄金兵一至稽顙迎降亦郭藥師一流人物及聞割地之議託諷陳詩非不忠于遼而忠于金也蓋其言雖若爲金而實以自爲企弓籍本薊人恐一旦身隸金庭地歸宋版平昔所封殖私家者勢必蕩析而不可復問故借此以遂其營窟之私然他日灤河西岸駢首就誅身之不圖家于何有全軀保妻子之臣

不能相從耶。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

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

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

其畧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巳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

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并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尼楚赫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

究亦何所利乎



EAST ASIAN LIBRARY

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遣盧益趙良嗣等持誓書往至涿州金固新等先索書觀之言其字畫不謹令易之益言帝親書所以示尊崇于大國也金人不聽至汴更易者數四金人又言趙温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温訊于金既至尼瑪哈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夏四月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班師

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爲金

宋人再舉圖燕特借金人已成之績雖所至望風奔潰而歸宋者惟數空城雲中以西當日固未經交割乃紀功勒石降詔推恩居然以燕雲收復爲辭且曲赦之條亦復燕雲並及不知赦書所布果能越境而宣布之乎徽宗自欺欺人徒貽笑于鄰國固不待納叛渝盟之階禍矣

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尼瑪哈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爲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爲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卽日班師仍詔王安中作復燕雲碑勒于延壽寺以紀功

金襲遼延禧于青塚在今歸化城南遼史地理志豐州有青塚卽王昭君墓方輿紀要塞草皆白惟此獨青故名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

金主已定燕京聞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乃以斡魯爲都統斡喇布爲副使襲之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達什斡魯使斡喇布尼楚赫洛索等以兵三千分道掩襲將至青塚遇泥濘[illegible]斡喇布以繩繫達什使爲鄉導

EAST ASIAN LIBRARY

直趨遼主營斡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公主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默格舊作特母哥今改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字薩魯舊作撒鸞今改及長女特里乘軍亂走免斡魯軍至索勒歡地名在故豐州境舊作埽里門今改爲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縣五季唐明省入應州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濼前注見斡喇布以兵千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子趙王錫里追奔二十餘里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兎紐金印僞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斡喇布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爲弟若子量賜土地斡喇布不許

五月。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搢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入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

以王黼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爲太保。蔡攸爲少師。進封童貫爲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

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已而居中入朝。暴遇疾。數日而卒。

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

夏主李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蕭特烈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金肅軍北。遣使冊乾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特烈陰謂耶律𨲢哲舊作兀直今改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

爲計。奈社稷何。乃共封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爲帝。改元神歷。以特烈爲樞密使。特默格副之。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自歸者即官之。

六月。金張瑴以平州來歸。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于張瑴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彊兵。盡忠于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

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用
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𣪊又訪于翰林學
士李石。亦以爲然。𣪊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
召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
等十罪。皆縊殺之。𣪊乃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謁
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
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
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
𣪊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
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納之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
山府事詹度。第令覊縻之。而度促𣪊內附。𣪊乃遣張鈞

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懽。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敦固聞之。自謂得計。

秋。七月。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爲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貫與蔡攸歸自燕。頗失上意。王黼梁師成共薦稹代貫交雲中之地。稹至太原。招朔應蔚諸州降人爲朔寧軍。

禁元祐學術。

中書言福建印造司馬光等文集。詔令毀板。凡舉人傳習元祐學術者。以違制論。尋又詔蘇軾。黃庭堅等獲罪宗廟。義不戴天。片文隻語。並令焚毀勿存。違者以大不

EAST ASIAN LIBRARY

恭論。

八月辛巳朔。日食。

和勒博引兵破景薊州。遂寇燕。與郭藥師戰敗。走死。詔加藥師太尉。

時奚人饑。和勒博帥衆出盧龍嶺。注見前。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于石門鎮。今日石門路。有城。在永平府撫寧縣東北。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鋭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已而藥師大破其衆。乘勝窮追。過盧龍。殺傷大半。和勒博遁去。尋爲其黨耶律阿固齊舊作阿古哲。今改。等所殺傳首京師。詔加藥師太尉

金主卒。弟烏奇邁立。是爲金太宗。

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尼瑪哈為都統。普嘉努。斡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布圖堵。舊作部堵。今改。濼方輿紀要。在故黃龍府東。而卒。謚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固倫貝勒舍音等請阿木班貝勒烏奇邁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舍音為阿木班貝勒。斡布為固倫貝勒。相與輔政。九月。金葬太祖于海呼城西。其後改葬房山。海呼。金上京地。故城在今寧古塔界。房山在順天府房山縣西北。有金太祖陵。海呼舊作海古。今改。

冬十月。遼雅里死。蕭特烈等復立耶律珠爾遼興宗孫。舊作术烈。今改。為帝。尋為亂兵所殺。

雅里既卒。蕭特烈等以珠爾才德純備。復立之。未三旬。珠爾與特烈等俱為亂兵所殺。

十一月。幸王黼第觀芝。

EAST ASIAN LIBRARY

臨幸私第上夜流連乃至由便門過閹豎之家醉不能語損威失重于斯極矣然徽宗因黼穿宅交通宦侍眷遇頓衰非不能察奸馭下者何志荒意縱竟類劉宋蕭齊間末主之所爲豈宋祚已衰天奪之魄耶

帝遇黼日隆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書堂榜凡九有玉芝產堂柱帝臨觀之由便門過梁師成家黼第與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宋初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人襲平州張瑴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

先是金人聞瑴叛遣多昂摩將三千騎來討瑴拒之于營州多昂摩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瑴遂妄以大捷聞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瑴爲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至是金主復使斡喇布督多昂摩攻之會瑴聞朝廷犒賜將

宋人藉金力以得燕地旋即納金叛臣無端起釁其曲在宋逮金人索瑴責言宋自度力能相敵則拒而弗與不能則舉以畀金斷

至喜而遠迎斡喇布乘其無備襲之與瑴戰于城東瑴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爲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瑴函首以畀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取貌類瑴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瑴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懼起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瑴二子送之金瑴且死罵宋人不絕口于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瑴即與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

無中立之勢乃始歎而終與之隣國因以失歡降人亦復解體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直自速禍耳

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與師矣。

金人來歸武。朔州。此武州遼置。非唐武州也。唐武州。今宣化府是。此武州。治神武縣。即神武川也。與朔州注。俱見前。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尼瑪哈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鎭。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索之不遺。盟未期年。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EAST ASIAN LIBRARY

甲辰　六年春正月夏稱藩于金金以邊地畀之

初金聞夏迎護遼主乃遺書于夏使執送遼主且許割地至是夏遣巴哩（舊作把里今改）公亮奉誓表請以事遼之禮稱藩于金且受割賜之地尼瑪哈承制割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錫伊喇部（舊作乙室耶剌部今改後仿此）圖嚕（舊作吐祿今改）濼西之地（本拓跋故地為遼所有者）與之自是兩國信使不絕

三月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耶良嗣口許何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怨

閏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陵谷易處。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中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夏六月。金人克平州。

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斡喇布還。下詔招撫。多昂摩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科免夫錢。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王黼乃請詔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荊湖廣南措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納免夫錢。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大觀間。始盡令輸錢。至是。黼依其法行之。每夫

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于是徧率天下。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遼延禧復東勝諸州。至武州。與金人戰。敗走山陰。遼置河陰縣。金改山陰。今縣屬大同府。此云山陰。史臣追敘之文。

遼主復渡河居于圖魯卜舊作突呂不。今改。部。遼部族耶律達什自金來歸。遼主責之曰。我在。汝何敢立淳。達什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于他人耶。遼主無以答。賜酒食而赦之。金襲遼主營。遼主北走。有瑪克錫舊作謨葛失。今改。者迎遼主至其部。事之甚謹。遼主遂得至烏庫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唧舊什烏迪里部。遼部古。今改族。遼主得耶律達什。及瑪克錫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出兵收復燕雲。達什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遂及于敗。

八月。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夏人舉兵侵武。朔。州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即退聽。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瑴。不給糧。遂攻應蔚。逐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齎御筆絹書。道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燕王俁。越王偲。皆帝弟。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

之是行。名爲代稹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
自往迎之也。
九月。以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爲太宰。李邦彥爲少宰。趙野。開封人。
宇文粹中。爲尚書左右丞。蔡懋同知樞密院事。
時燕山危急。時中爲太宰。恬不爲慮。惟表賀翔鶴霞光
上言休氣充應而已。邦彥居父喪不兩月起復。遂拜少
宰。但以阿順趨諂爲事。都人目爲浪子宰相。
冬。十一月。王黼有罪免。
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
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字德遠。帝第三子。有寵。陰爲畫奪
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見有便門通梁師成第。

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因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㮚字文縝仙井監人。論黼姦邪專權十五事。遂詔黼致仕。其黨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等皆免。

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司。

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掊剝橫賦以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于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

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
應裁省者。委童貫請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
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

十二月。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
昏眊不能視事。悉決于季子絛。凡京所判。皆絛爲之。且
代京入奏。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呫囁耳語。堂吏數
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爲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
韓梠爲戶部侍郎。媒蘗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
司。四方金帛。與府藏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私財。
白時中。李邦彥輩。惟奉行文書而已。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民並起爲盜。山東有張萬仙。張迪。河北有高托山。衆皆十餘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令內侍梁方平討之。已而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招降張萬仙等五萬人。知海州錢伯松降賈進等十萬人。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爲道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詔度爲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乙巳七年。春正月。遼延禧如党項。二月。至應州。金將洛索獲之以歸。遼亡。遼自太祖建國。至天祚七。凡九主。合二百十九年。

遼主畏中國不可仗謀奔西夏會党項沙呼掄舊作小斛祿今改遣人請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徒步出乘從者馬得脫途次絕糧從者齧氷雪以濟饑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沙呼掄爲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洛索等所獲遼遂亡延禧至金金主廢爲海濱王遣使來告慶

遼耶律達什稱帝于克哷木是爲西遼克哷木西域地名方輿紀要在唐庭州西南唐庭州漢車師後王庭也注見前按克哷木舊作起兒漫今改後倣此

先是達什以諫遼主不從遂殺北院樞密蕭伊錫自立

爲王率衆西走至哈吞舊作可敦今改城在庭州東北駐北庭都護府唐庭州治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械又遺書假道于回鶻元史回鶻五城即唐北庭都護王伯勒格舊作畢勒哥今改伯勒格得書即迎至邸願質子孫爲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牛羊駝馬不可勝計至塔什罕西域地名按塔什罕舊作尋思干今改後仿此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呼爾察西域大將軍名舊作忽兒珊今改來拒戰達什分所部爲三軍進擊大破之僵屍數十里駐兵塔什罕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行至克呼木羣臣共冊立達什爲帝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自六院

徽宗于蔡京既屢燭其奸輒復稱用已不可解甚至父子兄弟自相攻訐惡跡彰明世人無不切齒誠揭其罪狀悉予罷譴亦有何難不知何所顧忌而必令詞臣代爲三表求去然後允從以彌惡之寵異而飾養老之虛文尤屬無謂昔唐元德二帝之于李林甫盧杞尚不知其爲大奸慝徽宗乃深知而不能去其失更甚矣

司大王蕭鄂囉洛舊作斡里剌今改等四十九人皆推恩有差。

夏四月勒蔡京致仕

蔡絛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請殺絛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絛乃與攸發絛奸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安置韓梠于黃州褫絛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令詞臣代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爲階



TORONTO, CANADA MSS 145

官毋領三省事。

六月封宦者童貫爲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遂封貫爲王。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爲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及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啗以即大用。默勸爲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爲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目器之眞鐵漢。

秋七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

守國自有正道。不在迂程與示儉也。況金與宋是時釁端已成。卽盡以待遼使之法待金。亦不能消彌後

熙河地震。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沒。

九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宮城正南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爲。乃于獄中盡之。

冬十月。金將尼瑪哈斡喇布分道南侵。

初斡喇布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斡喇布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旣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使至。始遼

思且宋稱會兵圖燕宋何嘗發兵力而欲坐享金人所得之燕金豈肯予遼國既亡宋實自取脣亡齒寒之禍其事勢更不待卜之與日且金人即生心亦生心于宋之江山社稷錦繡金玉國在其中矣史家乃以使至之速張宴之侈爲受病根由所見怯而且迂誠可笑也



率迂其程。宴犒不示以華侈。王黼務于欲速。令金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張宴。輙陳尚方錦繡金玉瑰寶。以誇富盛。由是金人益生心。而耶律伊都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阿木班貝勒舍音領都元帥。居京師。尼瑪哈爲左副元帥。固新爲右監軍。伊都爲右都監。自雲中趨太原。達賚金穆宗盈格子。按達賚舊作撻懶。今改爲六部路都統。多昂摩爲南京路都統。劉彥宗爲漢軍都統。斡喇布監多昂摩。彥宗。南軍戰事。自平州入燕山。時帝方親郊。纔下壇而警報至。左右秘之日。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

十一月。太常少卿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奉使遇金兵。不屈。死之。

察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次境上。而使人不來。居數日。忽

6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數十騎馳入館擁之北去。遇斡喇布兵。脇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辨論不屈。遂遇害。察登進士。蔡京欲妻以女。拒弗答。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猝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簡。

召种師道爲兩河制置使。

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在西安府長安縣南。終南山麓。谷內有東崇峯。亦曰東明。种放嘗隱此。金人南下。趣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五原人。古之子。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十二月。童貫自太原逃歸。金尼瑪哈克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邱縣。注俱見前。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尼瑪哈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政子。之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

尼瑪哈嚴兵以待。趙擴等庭參。如見金主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尼瑪哈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剏數城來可贖罪也。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耶。擴曰。彼既深恨本朝結納張瑴。又為契丹舊臣所激。故謀報復。今宜速作備禦。貫不從。既而尼瑪哈遣王介儒色勒默（舊作撒離栂。今改。後仿此。）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色勒默曰。兵已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

王當會諸路將士。竭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懾。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尼瑪哈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死之。尼瑪哈遂進兵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斡喇布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取燕山州縣。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橫暴。藥師右之。度不

能制。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爲抑損。及王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軍械精甲。貿易于他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宦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爲疑。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不然則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與我等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他。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于迥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麾。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衆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 至是。詹度又言。藥師瞻視非常。趣向懷異。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斡喇布自平州破檀薊。至

种姚宿將從先提旅勤王使得膺閫寄或可少支乃復以扼守河津付刑餘之小人徽宗固始終不悟自取滅亡何灌但知衛兵之不可單弱而不知主帥之

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二人皆遼常勝軍帥同藥師降宋者。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即古沽水。源出邊外。由宣化遷順天境。至天津。與衛河合。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刦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喇布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于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斡喇布既得藥師。盡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軍付內侍威武軍節度使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字仲源。開封祥符人。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

黍在非人所言猶未盡之



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吾後。盍留以衛根本。

不從。

以皇太子爲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廹爲憂。蔡攸揣知帝意欲內禪。引給事中吳敏（字元中。眞州人。）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奈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梲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爲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爲言。梲遂罷行。而以太子爲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初。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華陽人。）爲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

平時不能持盈保泰及國步已危而欲以虛言感動天下于事何濟唐時奉天之詔聞者感泣亦未免史家右陸贄之言宋則積衰既久如癰疽之瘍業已大潰而欲望刀圭一酌收效須臾固必不可得之勢也

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奈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己。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畧曰。朕以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榷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謫見。而朕不悟。衆庶怨讟。而朕不知。追維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宜二邊禦敵之畧。永念累聖仁厚之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率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爲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



TORONTO, CANADA

中又請出宮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畧使姚古。五原人。雄之子。秦鳳經畧使种師中。師道弟。將兵入援。

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

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

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恕公曷不爲上言之翼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卽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爲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宰臣奏事帝留李邦彥語敏綱所言遂拜敏門下侍郞草詔傳位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卽位是爲欽宗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

帝皇后爲太上皇后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趣太子入禁中被以御服涕泣固辭不許遂卽位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



TORONTO, CANADA

皇帝退居龍德宮。以李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吳敏副之。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耿南仲（字晞道。開封人。）簽書樞密院事。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誅鋤內奸。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帝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南仲帝東宮舊僚。故亦推用之。

立皇后朱氏。（開封祥符人。武康節度使伯材之女。）

太學生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

爲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
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于東
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遼金創開邊隙使天下勢
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
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TORONTO, CANADA

TORONTO, CANADA M5S 1A5

#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八十二

## 宋

### 欽宗皇帝

丙午靖康元年。金太宗完顏晟天會四年。是年以後。依東晉例金國用分注紀年。春正月。詔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自金師日逼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日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梁方平之師潰于黎陽。金人遂渡河。金斡喇布破相濬二州。先是李鄴至慶源府。斡喇布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至邯鄲。遣藥師以二千騎前驅。進破二州。慶源府。宋大觀中置。今直隸趙州是。時方平帥禁旅屯黎陽河北岸。金將達呼布。金史作洪郭達呼布。世居錫馨水。

按達呼作。舊作迪古補。又作敵古本。洪郭。舊作黃摑。錫馨。舊作星顯。今並改 奄至方平奔潰。
河南守橋者望見金兵旗幟燒橋而遁。河北河東路制
置副使何灌。帥兵二萬。退保滑州。官軍在河南者。無一
人禦敵。金人遂取小舟以濟。凡五日。騎兵方絕。步兵猶
未渡也。旋渡旋行。無復隊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
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豈得渡哉。遂破滑州。何灌奔還。
竄王黼于永州。賜李彥死。並籍其家。放朱勔歸田里。黼至
雍邱。盜殺之。
黼聞金兵至。不俟命。載其孥以東。詔貶爲崇信軍節度
副使。永州安置。吳敏李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昌。本名
山。字貢遠。撫州臨川人。 昌遣武士躡及于雍邱南牧之民家。取其

王黼庸妄誤國其罪已不容誅況當時則怙寵黷貨事急則挈孥以逃豈大臣休戚與共之誼自當逮捕以肆諸市朝爲首惡不忠者戒僅予貶謫既罰不蔽辜及函首雍邱猶託言盜殺欲曲全馭下之體欽宗之不足有爲即此可以槩之矣

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于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彥賜死並籍其家勔放歸田里勔以花石取媚流毒州郡者踰二十年積官至寧遠軍節度使居蘇州公肆掊克其園池擬禁籞服飾器用上僭乘輿又託輓舟募兵數十人擁以自衛聲燄薰灼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門表人穢夫候門奴事時謂東南小朝廷上皇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一門盡爲顯官騶僕亦至金紫天下爲之扼腕至是凡由勔得官者皆罷

太上皇出奔亳州遂如鎮江本潤州宋升爲府今隸江南

帝聞斡喇布濟河即下詔親征以蔡攸爲太上皇帝行宮使宇文粹中副之奉上皇東行以避敵庚午上皇如亳州于是百官多潛遁初童貫在陝西募長大少年號勝捷軍幾萬人以爲親軍環列第舍及自太原還京適上皇南幸貫即以是軍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望號



TORONTO, CANADA

汴都戒嚴白時中輩皆欲委棄而去獨李綱力主堅守之說持義頗正及欽宗以命將爲問綱意中豈無一二禦侮之材可以陳薦者且日擊君父之難亦何妨慷慨請行乃遽以時中

慟貫惟恐行不速使親軍射之中而踣者百餘人道路流涕蔡京亦盡室南行爲自全之計上皇尋至鎮江

以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京師戒嚴

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參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京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整飭軍馬固結人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問誰可將者綱曰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勃然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

邦彥爲對綱寧不知二人之窮濟無計欲寘其盡職蓋由心嫉二人故不覺欲置之死地以觀其僨事然時危論將不宜復恣平日好惡之私綱固純臣此則不能免責備之議矣

乃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綱爲帝力陳不可去之義會內侍奏中宮已行帝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帝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宰臣猶請出幸不已帝從之明日綱趨朝則禁衛擐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留復戒行何也今六軍父子妻孥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而止禁衛六軍聞之無不悅者皆拜伏呼萬歲乃命綱兼行營使以便宜從事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

金斡喇布圍京師李綱力戰禦之金人來議和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與之遣康王構及張邦昌邦昌時為少宰往為質

癸酉斡喇布軍抵汴城據牟駝岡在開封府祥符縣西北宋時有天駟監為養馬之所帝召羣臣議之李邦彥邦彥時白時中免邦彥為太宰力請割地求和李綱以為擊之便帝竟從邦彥計命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防禦使高世則字仲貽遵裕從孫使其軍未至遇金使吳孝民來因與偕還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汴河上北面水門名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甲戌孝民入見問納張瑴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曰上皇朝事已往不必計今少帝與金別立誓

書結好仍遣親王宰相詣軍前可也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梲梲時同知樞密院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梲怯懦誤國事也不聽遂命梲使金軍梲至斡喇布盛兵南向坐梲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失其所言斡喇布謂之曰汝家京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徒以少帝之故欲存趙氏宗社我恩大矣今若欲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歸燕雲之人在漢者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乃退爾因出事目一紙付梲遣還梲等唯唯不敢措一言乙亥梲與金使蕭三寶努舊作三寶奴今改耶律忠王

金幣數逾于萬竭天下且不足徵獨李綱見及金將亦寧不之知則需索之多

汭等偕來。續綱目作丙子梲至與宋史不合。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也。是日金人攻天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至酉。斬首數千級。何灌力戰而死。李邦彥等力勸帝從金議。丙子。帝乃避殿減膳。括借都城金銀及倡優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百萬兩。而民間已空。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于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李邦彥等言。都城破在旦夕。尚何有三鎮。而金幣之數。又不足較。帝默

特堅以和難意固不專在金幣也欽宗是時自度力尚能抗則當從李綱言緩其議盟以待援兵四集爲背城之戰成敗亦未可知若竟不能則徇大義以死社稷不猶愈於強顏稱姪予割地請盟苟延旦夕而仍無解于靑城之逼五國之遷貽笑于天下後世何其拙也

然。綱不能奪。因求去。帝慰諭之曰。第出治兵。此事當徐圖之。綱退。則誓書已成。稱伯大金國皇帝。姪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依其言。遣沈晦字元用。錢塘人。以誓書先往。並持三鎮地圖示之。庚辰。以張邦昌爲計議使。奉康王構往金軍爲質以求成。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濠。自午至夜。始達金營。

統制官馬忠敗金人于順天門。續綱目作都統制馬忠。考馬忠宋史欽宗紀作統制官。种師道傳作偏將。非都統制也。今改書。

金游騎大掠于城下。忠以京西募兵適至。擊金人。敗之于順天門外。金師遂收斂爲一。西路稍通。援兵得達。

以路允廸簽書樞密院事。如金尼瑪哈軍。种師道帥師入援。以師道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

師道至洛。聞斡喇布已屯東城下。或止師道言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秖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駞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

TORONTO, CANADA MSS 145

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充京畿河北河東宣撫使統四方勤王兵及前後軍以姚平仲爲都統制師道時被病命毋拜許肩輿入朝金使王汭在廷頗望見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故師道請緩給金幣于金俟彼惰歸扼而殲諸河計之上也李邦彥不從

以楊時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時言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童貫爲三路大帥棄軍逃歸朝廷置之不罪故梁方平之徒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爲不忠之戒自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

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遂有是
命

貶梁師成爲彰化節度副使尋賜死

初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事具前師成力保護
太子得不動搖及上皇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師成自
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旣疏其罪惡布衣張炳亦
以爲言遂貶令開封吏護送至貶所行一日追殺之

二月都統制姚平仲將兵夜襲金營不克而遁

時朝廷日輸金幣于金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
方勤王之師漸至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兇悖日甚其
勢非用師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

靖康國步瀕危李綱計取之說亦不過僥倖萬一种姚雖世為名將而當大勢已失即并力和衷尚恐不能有濟乃平仲不以國事為重嫉媢自私慮功名獨歸种氏浮言以促師期輕

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姚氏皆素為山西巨室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乃云士不得速戰有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帝日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弟師中至因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纔八日帝以為緩平仲請先期擊之二月丁酉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斡喇布及取康王以



TORONTO, CANADA

脫而僨軍事遂使城下援兵消歸烏有汴城之終于殘破平仲實不得辭其罪矣然李綱素持堅壁老師之見何以一聞上利速戰遽爾改圖豈天厭宋德固非人力所能挽回耶

宋人納叛召釁初不知講備禦之策繼不能堅死守之謀大事已失欽宗復甘心屈辱舉國請盟更自安於無用乃兵至則罷主戰之臣以謝之兵退則罷主和之臣以挑之所謂既不

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吏覺之斡喇布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亡去李綱率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在祥符縣西以神臂弓弩類能射二百四十餘步射却之師道復言刦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果用

能李綱以謝金人

斡喇布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為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為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所爲

能令又不受命此必亡之輩耳

非朝廷意也。因罷李綱以謝金人。廢親征行營使。時宇文虛中聞汴圍急。馳歸。收合散卒。得東南兵二萬人。以便宜起李邈（字彥思。臨江清江人。）領之。令駐于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來者皆潰。虛中縋而入京。帝欲遣人奉使。辨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慨然而往。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復用李綱。詔以綱爲尚書右丞京城防禦使

東等千餘人上書于宣德門。畧言。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等。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竊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

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又不可得。陛下將于何地而奠宗社。邦彥等不為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李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于流涕。咸謂不日為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廟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彥入朝。眾數其罪而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得免。吳敏傳宣。令退。眾莫肯去。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殿帥王宗濋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于眾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臠而磔之。並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雍蜀人。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退。乃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願見种師道。詔趣師道入城彈壓。師

道乘車而至衆褰簾視之曰果我公也乃相麾聲喏而散明日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于獄人人惴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東爲太學錄東力辭以歸

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廢苑囿宮觀可以與民者

更以肅王樞上皇第五子爲質于金康王構還

宇文虛中冒鋒鏑至金營露坐風埃自巳至申金人注矢露刃周匝圍之久乃得見康王次日侍王至金幕府見斡喇布辭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王汭隨虛中入城要越王及李邦彥吳敏李綱並駙馬曹晟等與金銀騾馬之類且欲御筆書定三鎮界方退軍明日帝命肅

王往代質康王。張邦昌還。

詔割三鎮地以畀金。金斡喇布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初。金人圍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行。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卻。至是。宇文虛中復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斡喇布得詔。遂不俟金幣數足。遣韓光裔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御史中丞呂好問字舜圖。希哲之子。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金人既退。詔赦天下。自今庶事並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復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李邦彥免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院
事耿南仲李梲爲尚書左右丞
邦彥罷不旬日吳敏爲請復起爲太宰人皆駭愕言者
交論之乃出知鄧州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將折彥質（字仲古可適之子）以兵入援
姚古种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
萬人至汴城下而斡喇布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
戒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境勿輕動以
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
种師道罷
中丞許翰（字崧老襄邑人）言師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

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用趙充國之老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智慮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追擊之帝亦不聽

以楊時兼國子監祭酒

時郤無不言然不見聽及太學生留李綱种師道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因召對時言諸生忠于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為之長貳則將自定帝曰無以逾卿遂用之

宋人畏金兵勢自圍汴以至于出境從未敢以一矢加遺即李綱命諸將追擊之說三省已深戒其啟釁何尼瑪哈遣人邀賂則又恃勤王兵大集而挑怒之豈縱兵追擊則爲釁而拘執使人則非釁乎宋廷舉措可笑若此益自促其亡耳

金尼瑪哈入威勝軍。注見前。破隆德府。宋置。今山西路安府是。

尼瑪哈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斡喇布議和亦遣人來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尼瑪哈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劉光世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南關在沁州武鄉縣西北。北關在太原府祁縣東。兩關相接。號南北關。路甚險隘。尼瑪哈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旣過知威勝軍李植以城降遂攻下隆德府知府張確字守固。邠州宜祿人。死之進屯澤州。旣而尼瑪哈還雲中。留尼楚赫圍太原。

貶蔡京爲秘書監童貫爲左衞上將軍蔡攸爲大中大夫

時三人皆從上皇行以陳東言貶之梁方平尋亦伏誅

以聶昌爲東南發運使未行而罷

初上皇南幸童貫高俅俅字里無考徽宗朝以殿前都指揮使加太尉進開府儀同三司從欽宗誅諸奸俅已死詔追奪其官事在本年七月等以兵扈從既行聞都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議以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于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聶昌之行請于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

三月張邦昌李棁免以徐處仁爲太宰唐恪爲中書侍郎何㮚爲尚書右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帝召處仁問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相。時處仁已拜中書侍郎。會議者以張邦昌私于敵故尼瑪哈復至社稷之賊也。遂與李梲並罷。而拜處仁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間事。唐恪言于帝曰革弊當以漸宜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貫黼之徒既從竄斥姑可已矣。他日邊事既定然後白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善為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言者又論宇文虛中議和之罪。出知青州。

詔种師道屯滑州。姚古种師中援三鎮。古復隆德府威勝軍。師中追斡喇布至北鄙而還。



TORONTO, CANADA

詔金人要盟終不可保今尼瑪哈深入南陷隆德先敗元約朕夙夜追咎已黜罷元主和議之臣其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于是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謂關中河謂兩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渡河上言尼瑪哈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斡喇布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斡喇布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

詔李綱迎太上皇于南京

時用事者言太上將復辟于鎮江人情危懼既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門直入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既而太上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太上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為子弟者何所逃其責邪陛下回

鑾。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然。

夏四月。夏人陷天德雲內諸城。金人襲取之。

先是。尼瑪哈薩滿舊作撒拇。今改。後仿此。使夏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注俱見前。河清遼與金肅州同置。故城在州東北。四軍及武州等八館方輿紀要。在廢武州界。遼置館舍于此因名。之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由金肅河清渡河。取天德雲內武州河東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方輿紀要。在朔州西南。宋初與遼分界處。兵馬監押朱昭字彥明。府州府谷人。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

搏戰。死之。城遂陷。旣而金將固新續綱目作果伸。考金史希尹傳無此事。今從宋史夏國傳。固新舊作兀室。今改。後仿此。以數萬騎。陽爲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太上皇至京師。

太上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于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右司諫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因求去。帝不允。

於時外事方棘社稷危在旦夕宋室君臣不此之務而高談微隱之舉即果用尹焞亦何能救其播遷邪

立子諶為皇太子。

詔吏部考覈濫賞。

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童貫譚稹等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關陝河東之收幣。又若近習所引獻頌可採。特赴殿試之流。所得爵賞。悉奪之。

以种師道為兩河宣撫使。

復以詩賦取士。禁用王安石字說。

召河南尹焞至京師。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种師道薦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遣還。

戶部尚書梅執禮。字和勝。婺州浦江人。戶部侍郎邵溥。雍之孫。中

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五月罷王安石配享孔子仍從祀廟庭國子祭酒楊時致仕

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蠹國害民幾危社稷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于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伏望



TORONTO, CANADA

王安石以邪說陷溺人心禍亂之來豈無所自但宋至靖康之季元氣盡喪受病已深而謂黜一從祀之人闢一紹述之論遂可以挽回時勢固理所必無即

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詔罷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學以取科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罪忽聞楊氏目爲邪說羣論籍籍于是中丞陳過庭諫議大夫馮澥字長源普州安岳人上疏詆時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尋改給事中時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諫垣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于世道而

馮澥素主熙豐紹聖故詆時及時罷會有詔諫官極論得失右正言崔鶠上疏曰馮澥近上章言熙寧元豐之間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蔡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馭卒伍有一異論累及學官其苛錮多士固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樸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

當時之譏吳敏者有不理砲石只理安石不論爾王只論舒王之謗是朝端紛紛聚訟識者已知其不切事情矣總之熙豐以後邪正互相指目黨論迭爲廢興至疆場日蹙而崔鷃輩猶斷斷于去論之異同筆舌紛爭何救于宋室之敗亡乎

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于泰山。及蔡京得志。引門生故吏。更持政柄。倡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于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才壞。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京之術。破壞天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耶。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奏上。時議重之。

詔种師中。姚古進軍太原。師中與金人戰于殺熊嶺。在平定州壽陽縣西南。接太原府榆次縣界。敗績。死之。古軍潰。

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勢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眞定。時尼瑪哈避暑還雲中。留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辦

嚴約姚古及張灝（孝純之子）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以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在壽陽縣東南）為金將完顏和尼（洛索之子。按和尼舊作活女。今改。後仿此。）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尼瑪哈將至。故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既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于盤陀。（戍名。在太原府祁縣東。）古兵潰。退保隆德。事聞。李綱召安節斬之。安置古于廣州。而贈師中少師。（諡莊愍。）

召种師道還。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

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于不問。李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乞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韐。字仲偃建州崇安人。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遣行之故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不起。上怒且

三鎮之不可棄李綱所見極當雖僉壬持議不協而其說自不可磨及既命爲宣撫則投艱遺鉅正人臣致力之秋綱縱不知兵而



TORONTO, CANADA

前此經理圍城業著成效自當勠力中原以捍禦都邑苟或不濟死生以之此正理也乃當邦家阽險之時成命既降而移疾致仕之章凡十餘上瀕行復有自度不能即當求去之請與前此慷慨任事若出兩人不能不致惜于瑕瑜之揜至臺諫乞留綱朝廷既狃重內鋼見而勸之起者亦惟慮怒且不測止為私謀而不恤國是尤卑卑不足道矣

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宣撫使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銀絹錢各百萬。僅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遷延拒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于朝。使既行之後。無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自度不能有為。即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為感動。陛辭。又為上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誤國。言甚激切。

謫左司諫陳公輔監合州酒務。

公輔居職敢言、耿南仲指為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

辭位復言李綱乃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時宰怒其言斥監合州酒務

天狗星隕彗出紫微垣

天狗墜地有聲如雷彗出貫昴畢長數丈北拂帝座掃文昌大臣有謂此乃夷狄將衰非中國憂也主管龍德宮譚世勣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說詔除民間疾苦十七事侍御史李光亦奏言宜恐懼修省不當以大異委之外夷謫監汀州酒稅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

高麗稱藩于金金以保州本高麗州爲遼所取金還之今朝鮮國曰安州屬平安道昇之

高麗王楷遣使奉表稱藩于金一依事遼之禮金遣高



TORONTO, CANADA

伯淑報之。且以保州與之。自是朝貢不絕

秋七月。除元符上書邪等之禁。

竄蔡京于儋州。道死。童貫。趙良嗣伏誅。

京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貫再貶昭化軍節度副使。至是復竄京于儋州。其子孫二十三人分竄遠地。遇赦不許量移。竄貫于吉陽軍。今瓊州府崖州。宋政和末。改吉陽軍。明初始復爲州。趙良嗣于柳州。詔下十日。京死于潭州。朝廷遣御史張澂字達明。舒州人。誅貫。轉運副使李昇之誅良嗣于貶所。函首赴闕。梟于市。京天資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爲固位計。太上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見利忘義。至于兄弟父子。自爲秦越。暮年即家爲府。營進之徒。集門輸貨。僮隸皆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爲虛器。根株連結。牢不可破卒致宗廟之禍。雖以譴死。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爲恨。貫

TORONTO. CANADA

揀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期會，過于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偵得之，先密以白日，皆以他事劾，反得罪，逐死。貫狀魁梧，偉瞻視，頤下生鬚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閹人。有度量，能疎財，後宮自妃嬪以下，皆獻饋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赫。庭戶雜遝成市，岳牧輔弼多出其門。窮姦稔禍，流毒四海，死不足以償責。

李綱至懷州，詔罷所起兵。續綱目是條于李綱至懷州下。宗紀，解潛劉韐戰敗在七月，召李綱還在八月丙申。張思正折可求師潰在八月己酉，李綱傳不載軍潰，但云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相，綱即上奏求罷，乃命种師道領宣撫司，召綱赴闕。紀與傳互異。續綱目書軍潰與紀不符，書召綱又與傳不合。今依本紀月日為據，提綱改書，目亦改輯。

綱留河陽十餘日，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蓋集，尚

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趣赴太原。

八月。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召李綱還。諸軍潰于太原。

先是綱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韐屯遼州。幕官王以寧與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畫。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劉韐乃以兵先進。金人

併力禦之。軨戰敗。解潛與敵遇于南關。亦大敗。會有詔復以种師道爲宣撫使。巡邊。召綱還。而張思正等領兵十七萬與張灝夜襲金洛索于文水。隋縣。今屬山西太原府。小捷。明日復戰。師潰。死者數萬人。折可求師亦潰于子夏山。即隱泉山。在汾州府汾陽縣北。上有石室。相傳爲子夏所居。故俗謂之子夏山。亦曰卜山。于是威勝隆德汾晉澤絳。民皆渡河南奔。州縣俱空。諸軍既潰。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敵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敵。而召命已至。綱亦求罷。遂代還。

金尼瑪哈斡喇布。復分道南侵。

先是。朝廷以蕭王爲金所質。亦留其使臣蕭仲恭。遼駙馬蕭特默之子。與遼主俱被獲。遂仕于金。踰月不遣。其副趙倫懼不得歸。乃給



TORONTO, CANADA

遼人以一國全力尚不能抗拒金師伊都等不過一二降人並無尺土可藉豈有復能圖金之理況伊都當天祚尚存首先率衆叛遼又豈有亡國之感者當時執政之臣不知揆情度理轉信趙倫詭說爲奇計用以構挑強鄰其愚妄貽誤可笑亦可憫也

館伴邢倞子恕之曰。金有耶律伊都者。領契丹兵甚衆。貳于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斡喇布及尼瑪哈。執政以仲恭伊都皆遼貴戚舊臣。而用事于金。當有亡國之感。信之。乃以蠟書命仲恭致之伊都。使爲內應。仲恭還。見斡喇布。即以蠟書獻之。斡喇布以聞于金主。麟府帥折可求又言。遼梁王雅里在西夏之北。欲結宋以復怨于金。吳敏勸帝致書梁王。由河東之麟府。亦爲尼瑪哈所得。復以聞。于是金主以尼瑪哈爲左副元帥。斡喇布爲右副元帥。分道南侵。尼瑪哈發雲中。斡喇布發保州。

徐處仁吳敏。許翰罷。以唐恪爲少宰。何㮚爲中書侍郎。陳過庭爲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江寧人。簽書院

事。

翰處仁主用兵而吳敏耿南仲欲和議論不合翰罷知亳州處仁又與敏爭于帝前處仁怒擲筆中敏面鼻額爲黑南仲與唐恪聶昌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中丞李回論之于是俱罷。以昌猛厲可使助己自衛州召知開封府不數月拜同知樞密入謝即陳捍禦之策曰三關四鎮國家藩籬也聞欲以界敵一朝渝盟何以制之願勿輕與而檄天下兵集都畿堅城守以遏其衝簡禁旅以備出擊邏河流以斷歸路前有堅城後有大河勁兵四面而至彼或南下墮吾網中矣臣願激合忠義之士設伏開關出不意掃其營以報帝壯之命提舉守禦得以便宜行事未幾言者論敏因蔡京進用安置涪州

遣刑部尚書王雲字子飛澤州人使金軍。考宋史王雲傳雲前後兩使金軍初以給事中出使後以刑部尚書再使欽宗紀畧同續綱目但書給事中不更詳書再使今依宋史改書增補。


TORONTO, CANADA

先是。雲以給事中使斡喇布軍。還言必敗和約。執政以爲不然。罷知唐州。至是太原圍益急。朝廷遣著作佐郎劉岑（字季高。吳興人。）太常博士李若水（本名若冰。字清卿。洺州曲周人。）分使金軍。以求緩師。岑等還言斡喇布止索歸朝官及所欠金銀。尼瑪哈則深諱金銀。專論三鎮。乃召雲拜刑部尚書。再往。許以三鎮賦入之數。

九月。金尼瑪哈破太原。副都總管王禀等死之。

尼瑪哈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破。孝純被執。既又釋而用之。副都總管王禀負原廟中太宗御容。赴汾水死。通判方笈。轉運韓擽等三十人皆被害。金分兵取汾州。知州張克戩（字德祥。耆曾孫。）[illegible]一人捍禦。城

安國在省一月而在告日

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

蔡攸朱勔伏誅。

先是竄勔循州。籍其家田至三十萬頃。他物稱是。言者又論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驕奢淫佚。載籍所無。乃是遣使即二人所至斬之。

罷李綱知揚州。謫中書舍人劉珏。字希範。湖州長興人。胡安國官。

時方議和。言者論李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罷知揚州。尋落職。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舍人劉珏當制。謂綱勇于報國。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為綱遊說。珏坐貶提舉亳州明道宮。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論事。耿南仲大怒。何㮚從而擠之。遂出知通州。安國初為太學博士。蔡京惡其異己。會安國舉永州布衣王繪



TORONTO, CANADA MSS 14

多已違夙夜在公之義。至論列小事謂大者皆起于細微，此在太平無事時爲防微杜漸之說則可。若宋靖康之季，國勢已去，危亡在旦夕間，凡用人守土籌兵諸大事所當言者何限，皆不聞安國有所敷陳，而惟以務學正心爲說，斯誠不免迂濶矣。



鄧琸遺逸。京以二人乃范純仁、鄒浩之客，置獄推治。安國坐除名。張商英相，始得復官。帝即位，召赴京師。入對言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語甚剴切。日昃始退。耿南仲聞其言而惡之，力沮于帝。帝不爲動。中丞許翰入見，帝謂曰：卿識胡安國否。翰對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迹不爲所汚，如安國者實鮮。遂除中書舍人。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之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人服其論。

置四道都總管府。以李回爲大河守禦使，折彥質爲河北宣撫副使。

從何㮚之請，分天下二十三路爲四道，建三京及鄧州爲都總管府，分總四道兵。以知大明府趙野總北道，知河南府王襄（初名寧。鄧州南陽人）總西道，知鄧州張叔夜總南道，知應天府胡直孺（字少汲，奉新人）總東道。事得專決，財得專用，

官得辟置。

罷西南勤王兵。

金師日逼南道總管張叔夜陝西制置使錢蓋各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函檄止諸軍勿前遣給事中黃鍔由海道使金以請和。

冬十月金斡喇布破眞定都鈐轄劉竧（宋史忠義傳作劉翊今從欽宗紀）死之。

种師閔及金斡喇布戰于井陘敗績斡喇布遂入天威軍攻眞定竧率衆晝夜搏戰久之城破竧巷戰麾下稍稍散亡竧顧其弟曰我大將也可受賊戮乎因挺刀欲奪門出不果自縊死知府李邈被執北去。



TORONTO, CANADA

金遣使來。

金尼瑪哈斡喇布遣楊天吉王汭等以書詰責索親王詣軍前陳謝仍要割地且求金帛車輅儀物及加其主徽號。

罷御史中丞呂好問。

金人復至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畧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乃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入不省金人入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知袁州帝閔其忠下遷吏部侍郎

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續綱目係于十一月今依宋史欽宗紀改輯

帝以太原眞定已破。大以爲憂。下哀痛詔徵兵。命河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得便宜行事。

召种師道還。尋卒。謚忠憲

師道次河陽。遇王汭。揣敵必大舉。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還。以范訥代之。師道既至。病不能見。尋卒。

十一月。詔百官議三鎭棄守。

王雲至眞定。斡喇布軍使從吏先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且須康王至軍。乃議和。會斡喇布。尼瑪哈亦使王汭等來。帝乃命尚書左丞王㝢字元惠江州人。

何㮚初議亦力主三鎮之不可割棄及退與恪言則以太原眞定已失不若任之頃刻之間自相矛盾何也蓋割地之非㮚不肯

副康王往使寓託故不行帝怒安置寓于新州改命馮澥知樞密院事充副使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震駭詔集從官于尚書省議割三鎮梅執禮孫傅秦檜等三十六人言不可與自范宗尹以下七十人皆欲與之（孫傅字伯野海州人秦檜字會之江寧人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何㮚曰三鎮國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且金人無信割地亦來不割亦來唐恪耿南仲等力主割地㮚辨論不已因曰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並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其子可乎帝悟乃止㮚退謂恪曰割三鎮則傷河外之情不割則太原眞定已失不若任之恪唯唯遂詔河北河東京畿清野

受其名而用兵之事梨又不敢任其責故進則爭執于主前退則模棱于僚衆首鼠兩端其居心之不可問較耿南仲輩更有甚也

令流民得占官舍寺觀以居禁京師民以浮言相動者

金尼瑪哈破河東諸州郡李回折彥質師潰金人遂渡河

破西京詔馮澥使金軍請和

尼瑪哈自太原趨汴所至破降平陽威勝隆德澤州皆破官吏棄城走者遠近相望尼瑪哈至河外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尼瑪哈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李回亦奔還京師金兵至河無船不得渡和尼帥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尼瑪哈從之于是知河陽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總管王襄皆棄城走永

安軍鄭州叛降于金。尼瑪哈旣渡河不復言三鎭。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取間道去。澥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死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旣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不可諧。乞申飭守備。

詔王雲副康王構使金軍。許割三鎭。至磁州。州人殺雲。構還次相州。

雲尙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政殿學士副王使斡喇布軍。許割三鎭。奉袞冕玉輅。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濬至磁州。守臣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迎謁曰肅

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其兵已迫。復去何益。願勿行。先是王雲奉使過磁州。勸兩郡撤近城民舍運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會康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眞姦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斡喇布軍濟河。遊兵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字廷俊。徽州祁門人。）亟以帛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者以爲是役雲不死。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人。岳飛少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有神力。能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劉韐宣撫眞定。募取戰士。飛與焉。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以爲承信郎。　岳飛。字鵬舉。）



TORONTO, CANADA

何㮚罷以陳過庭爲中書侍郎孫傅爲尚書右丞
㮚主戰守與唐恪耿南仲不合罷爲開封尹傅以兵部
尚書拜右丞尋改同知樞密院
以郭京爲成忠郎選六甲以禦金
孫傅因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于市
人中訪得無忌于龍衛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
法可以生擒金二將而掃蕩無餘其法用七千七百七
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自募兵
無問伎藝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
旬日而足敵攻益急京談笑自如云擇日出兵三百可
致太平直襲擊至陰山乃止孫傅何㮚尤尊
信之又有劉孝竭等募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
斗神兵或稱天闕大將大率效京所爲識者危之

圍城危急選將練兵尚恐緩不及事至妖詩所載安知非一二無賴之徒僞造竄名以惑世而誣衆者乃竟篤信其語求諸廝養之中付以干城之任不悟六甲之荒唐視守陴如兒戲千古庸怯莫此爲甚何㮚固不足責孫傅儼然以忠義自許者何亦從而尊信之至其欺妄之迹已露張叔夜尚與同坐城頭觀其作法又何爲者耶

遣耿南仲聶昌使金軍許盡割兩河地昌爲絳人所殺南仲奔相州

斡喇布亦遣使來議割兩河地帝許之命耿南仲往報南仲以老辭改命聶昌昌以親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爲揮淚太息而怒南仲及昌乃即命南仲如河北斡喇布軍昌如河東尼瑪哈軍昌言兩河之人忠勇萬一不從必爲所執死不瞑目矣行至絳絳人果堅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鈐轄趙子清麾衆殺昌抉其目而臠之初南仲爲東宮官十年自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進位在已上心不能平每事異議力沮戰守與吳幵字正仲濮州人堅請割地以成和好故朝廷戰



TORONTO, CANADA

守之備皆罷。致金師日逼。至是與金使王汭偕行。至衛州衛鄉兵欲殺汭。汭脫去。南仲遂奔相州。以帝旨喻康王。起河北兵入衛京師。因連署募兵榜揭之。人情始安。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霍安國等死之。

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共守。拜徽猷閣待制。及是城破。尼瑪哈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詝張諶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尼瑪哈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

种師道于金兵未至請幸長安尚屬先事預籌之見至唐恪當圍城窘迫而復

金斡喇布尼瑪哈圍京城要帝出盟

斡喇布自眞定趨汴僅二十日至城下屯于劉家寺尼瑪哈自河陽來會屯于青城有二一在開封府城北一在城南宋南北郊齋宮也使劉晏來要帝出盟時西南兩道援兵爲唐恪耿南仲遣還于是四方無一人至者城中唯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乃以萬人分作五軍備緩急救護命姚友仲辛永宗分領之以五萬七千人分四壁守禦何㮚募奇兵皆操瓢行乞羸劣之人未就紀律因作亂殺使臣內前大擾斬數十人乃定都民又殺東壁統制官辛亢宗詔罷民乘城代以保甲遣使以蠟書間行出關召兵又約康王及河北守將來援多爲邏兵所獲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天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

請幸西洛不知洛陽距汴城咫尺金兵既能至汴又何有于洛陽其謬固不待智者而知也何㮚既以恪言為非自必能別抒戰守之策而其所引者亦不過老生常談試問東遷固為失計而不遷之得計者又安在乎議遷議守總屬虛言而已



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太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㮚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

南道都總管張叔夜將兵勤王。

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雄將後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帝御南薰門見之。軍容甚整。入對。言敵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不答。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衞。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

復元豐三省官名

閏月唐恪免以何㮚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遮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御史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劾恪知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于交結內侍今國勢日蹙誠不可以備位乃罷

馮澥至自金軍以爲尚書左丞

澥與李若水至懷州金使蕭慶挾與俱還自後凡三遣慶來堅請帝出盟會

詔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

朱子曰叔夜領兵合駐旁近以爲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便有牽掣所以迄無成功

金人約親王出盟遣馮澥曹輔輔于是月書樞密院以宗室受盟

金人不許。

金人屯青城。日縱兵攻掠。殿前副都指揮使王宗濋與金人戰于城下。兵敗而遁。續綱目作宗濋戰死。考宋史高宗紀。建炎元年。以王宗濋引衛兵逃遁。致都城失守。謫官安置。是宗濋並未死事。今改輯。金人攻南壁。張叔夜。范瓊。分兵禦之。遙見金兵奔還。自相蹈藉。死者以千數。乃遣間使趣召諸道兵。兵無至者。城中惟衛士三萬可用。然亦什失五六。因時令挑戰。以示敢敵。時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賜士卒。易火飯以進。會天大寒。士卒噤戰。不能執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復幸宣化門。乘馬行泥淖中。民皆感泣。金人復來言。不須上出城。請親王及何㮚往議。詔越王往。將行。而尼瑪哈以兵來逆。王乃止。于是金人宣言失信。攻城益急。再遣使來趣親王出盟。詔遣馮澥

曹輔與宗室仲湜士㒟如金軍以請和既至尼瑪哈卽遣還不與交一語

詔康王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

殿中侍御史胡唐老（字俊明宿曾孫）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爲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㮚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秦仔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王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帥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仔至相州于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

彗星出長竟天

郭京出禦金軍敗走京城破帝如金營請降



TORONTO, CANADA

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氷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會大雨雪連日夜不止何㮚數趣郭京出師。京徙期再三。至是京盡令守禦人下城毋得竊窺因大啓宣化門出攻金師。京與張叔夜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譟而前。京所遣兵敗走墮死于護龍河。塡屍皆滿。城門急閉。京白叔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引餘衆南遁。京逃至襄陽聚衆欲爲亂張思正因而殺之。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于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統制何慶言陳克禮中書舍人高振力戰。與其家人皆被害。京城遂破。帝聞城破。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于此。

衛士入都亭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輿犯闕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傅梅執禮呂好問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傅訶之。宣以語侵傅。好問譬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眞知軍情。揮其徒退。將都人喧呼不已。華縣人王綸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帝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曰。臣未有官。帝取片紙書曰。王綸可除兵部侍郎。綸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何㮚以除命太峻。補綸修職郎。斥不用。王綸字正道。旦弟昜之元孫。何㮚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帝聞金人欲和而退。命何㮚及濟王栩使其軍

何㮚請率衆巷戰似知徇國之義者及從君出降親聞金將議欲另立宋主仍去帝號不能痛哭陳請以死力爭乃轉喜和議之成歸至都堂會飲談笑若有所慶幸者具如此肺腸之人而以爲執政雖欲不亡得乎

以請成尼瑪哈斡喇布曰。自古有南即有北。不可相無也。今之所議。期在割地而已。㮚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帝曰。上皇驚憂而疾。必不獲已。朕當親往。遂如青城尼瑪哈軍。何㮚陳過庭孫傅等從。奉表請降。以金遺尼瑪哈斡喇布。二人言其主欲別立賢君。宜族中擇一人以爲宋國主。仍去帝號。帝默然。何㮚喜和議成。旣歸都堂。作會飲酒。談笑終日。

陳桱曰。方斡喇布北還。宋廷宜爲遠謀。乃忽李綱种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乎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係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怪哉。

十二月。康王構帥師入衛。次于東平。

康王聞君父之難亟宜投袂入援而乃聽信好言濡遲不進坐視家國淪亡此與粱湘東王不援臺城何異宜乎南渡以後忍恥事讎貽譏後世也獨是康王出質金軍時當斡喇布請責而不為動似乎尚足有為何一旦恇怯若此豈前事云云國當日史官溢美之詞不足盡信耶抑直一庸人遇大事憒然不能出一言史遂謂之不為動耶

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萬人。分為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河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宋宣和中置。今直隸順德府是。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字伯英。鳳翔成紀人。苗傅上黨人。履之子。楊沂中字正甫。後賜名存中。代州崞縣人。田師中等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趨澶淵。自是澤不得預帥

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軍東平。從之。

帝至自金營。遣使如兩河割地以畀金。

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先是金遣蕭慶入居尚書省。凡朝廷事皆先關白。及是復遣使來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于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賑民。縱民伐紫筠館花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如河東北割地以畀金。又分遣歐陽珣（字全美吉州廬陵人）等二十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

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人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

范致虛會師入援。至鄧州。師潰。

先是。汴城圍急。詔以致虛爲陝西五路宣撫使。督勤王兵入援。致虛會陝西節制使錢蓋師十萬。至潁昌。聞汴京破。西道總管王襄南遁。致虛獨與西道副總管孫昭遠（字顯叔。眉州丹山人。）環慶帥王似。熙河帥王倚。帥步騎。號二十萬。命馬祐昌統之以趨汴。以僧趙宗印（汾州孝義人。）爲參議官。致虛將大軍遵陸。宗印將舟師趨西京。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子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

無謀。委已以聽于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知兵。及是。師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一作千金鎮。在鄧州西。金將洛索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王似。王倚。孫昭遠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致虛之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羣聚而出。殽澠一蹶于險。則皆潰矣。致虛不從。遂底于敗。李彥仙初名孝忠。字少嚴。寧州彭原人。

丁未二年。金天會五年。是年。依前一歲兩係之例。五月以前爲欽宗靖康二年。五月以後爲高宗建炎元年。

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

陳過庭至兩河。民堅守不奉詔。至是復詔兩河民開門出降。民猶不肯。

帝命太子監國。復如金營。

金人索金銀急。且再邀帝至營。帝有難色。何㮚李若水以爲無虞。勸帝行。帝乃命孫傅輔太子監國。而與㮚若水等。復如青城。唐恪聞之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閤門宣贊舍人吳革（字義夫華州華陰人）亦白㮚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計。㮚不聽。帝至郊。張叔夜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字之曰。嵇仲努力。

河東割地使劉韐自經于金軍。

韐至金營。金人使僕射韓正館之僧舍。謂韐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

貴翰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此子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字彥伯等卽沐浴更衣酌巵酒而縊金人嘆其忠瘞之寺西岡上遍題窗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斂顏色如生

副元帥宗澤大敗金人于衛州

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宋崇寧初置今曹州府曹縣是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附縣元省故城在今衛輝府滑縣先驅云前有敵兵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

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必復來乃暮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遼耶律達什建都于朔漠號呼遜鄂爾多按呼遜滿洲語力也鄂爾多亭也故遼以名宮帳舊作虎思斡耳朵又作斡魯朵並誤今訂之

西遼主達什引兵東還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改元康國以蕭鄂囉洛為都元帥率騎七萬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誓衆興復鄂囉洛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歸達什曰皇天勿順數也

大風霾。雲霧四塞。

二月。京城巡檢范瓊逼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如金軍。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尼瑪哈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衢州人。上書金帥。請帝還宮。金人取至軍中詰難。揆厲聲抗論。被殺。金主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帝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幵、吏部尚書莫儔字壽朋。湖州人。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主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傅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爾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京城巡檢范瓊

續綱目于此條作金刦上皇及后妃太子宗戚至其軍云云意在貶金不知金初未臣服于宋因宋人渝盟生釁遂至兵連逼汴城既破欽宗具表請降則遷其族屬乃伐國之常事于金固無可責而范瓊身爲宋臣不能捍衛指驅乃仰承金將意指凌逼其帝后猝就犢車舉族倉皇同爲俘虜則瓊之爲亂臣賊子實春秋所必誅舊時書法無當于予奪大義因改書之以正續綱目之失且示斧鉞之嚴爲萬世昭公道云

逼上皇與太后御犢車出宮。鄆王楷及諸妃。公主。駙馬。暨六宮有位號者皆行。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獲免。初金人以內侍鄧述所具諸王皇孫妃主名檄開封尹徐秉哲盡取之。秉哲令坊巷五家爲保。毋得藏匿。前後凡得三千餘人。秉哲悉令衣袂相聯屬而往。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仆地。尼瑪哈令鐵騎十餘守視。曰。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覲。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金人又

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傅留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傅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並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紿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鬭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幵莫儔督脅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讋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傅曰吾爲太子傅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南薰門范瓊力止傅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傅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當死從

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金營旬日，尼瑪哈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尼瑪哈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爾，奈并累若屬何。又罵不絶口，監軍撾破其唇，噀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唯李侍郎一人。

金人大括金帛，殺戸部尚書梅執禮等。

時金人邀索金帛，每曰和議已定，但所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字伯起饒州樂平人、給事中安扶肅之子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惟以軍

法結罪或可宥其求會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百萬戶所取未百一但許民持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金帥怒呼四人責之執禮等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于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爾金帥問官長何在振恐執禮獲罪遽前曰皆官長也金帥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撾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歎

康王構次于濟州

王有衆八萬分屯濟濮諸州高陽關路安撫使黃潛善總管楊惟忠亦以步兵數千至東平王遣真定總管王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金人聞之遣甲士及中書舍人

張徵賫蠟詔自汴京至。命王以兵付副帥。而還京。王問計于左右。後軍統制張俊曰。此金人詐謀爾。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因請進兵。王遂如濟州。既而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呂好問聞之。遣人以書白王曰。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

金人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及御史中丞秦檜。

吳幵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于幵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

夜。及孫傅。置軍中、尼瑪哈召叔夜紿之曰。孫傅不立異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死、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簿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開封士曹趙鼎。字元鎭。解州聞喜人。司門員外郎胡寅。字明仲。安國子。皆逃入太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與御史吳給。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幵、莫儔持狀詣軍前。邦昌入居

順逆無中立之勢是非相去間不容髮張叔夜孫傅執節不屈尚矣若張浚趙鼎胡寅之逃入太學而不署名已不免失之無勇至唐恪位居宰輔異姓之立豈可依違況既不惜一死何難忼慨力爭書名而死與不死何異其有愧于孫張多矣

尚書省。

三月。金立張邦昌爲楚帝。閤門宣贊舍人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而死。

金人勸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册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座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閤門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擒革。并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時

雍與开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爲有佐命功。邦昌心不安。拜官皆加權字。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开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院事。吕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啓陛下。時雍本爲市伍圖利。人謂之三川牙郎。至是又號爲賣國牙郎。开儔爲金人須索。朝往暮還。都人稱之爲捷疾鬼。時雍又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

時薩謙哲并信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

夏四月金人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

上皇聞張邦昌僭位曰邦昌若以節死則社稷增重今既居君之位則吾事決矣因泣下霑襟手足蘚喇直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及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由滑州去尼瑪哈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樸字文季光從孫秦檜等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覿汪藻字彥章饒州德興人郭仲荀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凡法駕鹵簿皇后以下車輅鹵簿冠服禮器法物大樂教坊樂器祭器八寶九鼎圭璧渾天

儀。銅人。刻漏。古器。景靈宮供器。太清樓。秘閣。三館書。天
下府州圖。及官吏。內人。內侍。伎藝工匠。倡優。府庫蓄積。
爲之一空。初。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衞邦昌。呂好問曰。南
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貝勒
統之。可也。好問曰。貝勒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
深。金人乃不留兵而去。宗澤在衞。聞二帝北行。卽提軍
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
而勤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上皇離青城。八以牛車數百乘。載諸王後宮
牽駕者皆不通華言。至邢趙間。斡喇布遣郭藥師進謝
上皇曰。天時如此。非公之罪。藥師慚而退。斡喇布又請
王婉容位帝姬。與尼瑪哈次子作婦。許之。至燕山。館于
延壽寺。帝自離青城。頂青氈笠。後有監軍隨之。自鄭門
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號泣。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
號泣迎謁。茂實蓋嘗副路允迪出使者。尼瑪哈逼茂實

王時雍等擁戴邦昌已甘心爲僭竊之臣好問小黠乃首發康王正位之議且止金人之留兵通濟州之聲問得以漸杜姦謀其功固爲可錄但當議立邦昌時不聞好問畧爲爭執而權門下省之拜又受其僞署而不辭則知後之所爲非始終忠于宋蓋覘知人心未厭宋故爲急轉之機以避禍邀名所謂小人之尤耳

易服。茂實力拒之。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尼瑪哈不許。帝遂從代度太和嶺。至雲中。滕茂實字彥穎。杭州臨安人。太和嶺在今朔平府馬邑縣東南勾注之支也。

張邦昌號哲宗廢后孟氏曰宋太后。

呂好問謂邦昌曰。相公眞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也。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爾。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勿服。車駕未還。下文書不當稱聖旨。爲今計者。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極陳逆順

利害。邦昌讀其書。氣沮。乃尊元祐皇后爲宋太后。迎居延福宮。而遣人至濟州訪康王。其上太后册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卽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有以覘邦昌之意。非眞爲趙氏也。邦昌

令譚世勣。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卧不起。憂憤而卒。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辰。皆避邦昌諱改名。獨司門郎徐俯。置婢名昌奴。客至。則呼前驅使之。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何昌言。新淦人。徐俯。字師川。禧之子。